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九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重要啟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份增為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刊，不另增價。

二、各支店、分銷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一併繳和報費（新欠報費在內）總份交本科，以便寄發。

三、請各地讀者（不論附送或訂閱者）將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份外，其餘均交郵局收交當地發行機關寄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　六月五日

尋人

馬振俗兄：河北省定縣馬宋莊村人，現年廿五歲，家中來個，你自去年九月間從延安寄家中一信後，至今無音信，現不知你調往何處工作，見報後速來信，如有知道的亦請函告他們，給晉綏軍區司令部轉。弟馬振賢

成正榮　現年十七歲，離石三區壹西村人，四六年由晉綏一中去興縣，後又去延安，來信設在楊家溝學校，家裏和我幾次去信，都被退回，希速來信通信處，如有相知者，亦請函告。寄石縣城一完校。任正榮告

西北人民解放軍
攻克環縣擊潰敵一個師
初步統計殲敵千餘繳獲大量武器

（新華社西北前綫二十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某部十六日攻克隴東蔣軍發團據點環縣城，守敵一部被殲，殘部遺棄所有重要武器，向環縣東北潰逃。十四、十五兩日，人民解放軍追殲環縣外圍蔣軍，分別擊潰敵八十一師六十旅所屬卞德榮支隊、三十五旅之一零四團一部及騎二旅第四團（該旅第三團已於上月三十日在悅樂被殲），至此，環縣守敵八十一師之一零三、一零四、一七八共三個團（該師共四個團，其一七七團已於上月三十日在游台被殲），已被壓縮於城郊山頭工事中。十六日晨五時，人民解放軍舉行猛攻，迅即佔領其主要工事王家塬及玉皇山，經七小時激戰，守敵全線崩潰，除被殲外，殘部由八十一師三十五旅代旅長（原該旅副旅長）馬忠率領，經數向城東北荒山中逃命，人民解放軍一部緊緊尾追，沿途俘獲其人員武器甚多。現敵軍八十一師建制幾已全部瓦解。此役據已查清者，共斃傷俘敵軍千餘名，繳獲山砲六門、迫擊砲三十門、輕重機槍各三十餘挺、滿載彈藥之新汽車四輛、騾馬數千疋及碉堡五十餘座，此外，並擊毀汽車十輛。

冀東我軍
收復遵化薊縣三河平谷
熱河我收復葉柏壽切斷錦承路

（新華社冀熱察二十日晨十一時急電）冀東人民解放軍於十六、十七兩日，先後收復遵化、薊縣、三河、平谷四縣城及薊縣屬之邦均，平谷屬之靠山、三河屬之皇莊等重要據點多處。原盤踞上述各城鎮之蔣軍九十二軍五十六師、一二一師等部，狼狽向通縣一帶逃竄。按上述四城係去年九月間為蔣軍侵佔者。

（新華社東北前線二十日電）熱河人民解放軍於十八日下午一時，收復重要鐵路結點葉柏壽，守敵二千餘人狼狽逃竄。至此，人民解放軍已完全控制葉（柏壽）赤（峯）全綫，並將錦（州）承（德）綫截斷，使東北熱河之蔣軍聯絡斷絕。

興縣高家村
九百垧熟地未下種

（本報訊）擁有一百一十六戶人家的興縣高家村自然村，在雨後六天（下一錢十六）的搶種期中，僅下種六百垧，現尚有九百垧熟地（約佔全村土地一半），沒有入存，其中有些穀壞的地，因時間緊迫，羣衆準備荒蕪。該村幾年來羣衆主要依靠棉花收入，對山墒並不看重，今年天旱，本應以糧食生產為第一，但從幹部到羣衆，第一等雨，第二依靠駐地機關幫工，）一千六百垧山地中，雨前僅種了二百垧。工作團由土地改革轉入防旱備荒時，由於有些同志抱着「羣衆自己會搞」的自流態度，對上述錯誤思想，並未進行確實有效的教育。九十兩日，落雨二寸，工作團和羣衆商討搶種辦法時，羣衆明確指出雨未下飽，「五天以內種上的能出苗，五天以外種上的沒得等雨」，有個別人說怕燒芽，抱猶豫態度，但工作團却未明確認識搶種是一個緊迫的任務，沒有及時的注意組織，（如通過村幹部、貧農團等進行一些工作）而且因事前沒有準備，沒有基礎，顯得手忙腳亂，第一天晚上開了簡單的號召會，述「變工」兩字都不敢提出怕做不到（實際上羣衆中還是有變工的），只能把個別羣衆提出的「有牛的耕，沒牛的安」，作為行動目標，對貧苦羣衆畜力困難，沒有採取積極辦法去解決。

當時機關也沒有切實的積極去幫助工作團組織。工作團知道機關已準備抽人幫助，但只在羣衆會上問羣衆誰家需要幫助多少工，沒有有計劃的進行組織。當問羣衆要多少工，幫助時，中農怕辦不到，貧農不敢多要，都是心裏想叫幫，嘴裏不好意思說。只有幾家提出要工，十一日羣衆自發的上地的很多，有個別幾家團散的，在工作團督促之下也上地了，這便認為是搶種熱潮。機關只是問工作團：「是否需要大批人畜力幫助」，工作團却說「不需要，羣衆能種了的」。以後幾日，怕晚上開會羣衆麻煩，採取誰要工誰來幫的辦法。這樣拖拖拉拉的「搶種」了六天，二十三家貧苦羣衆除五家有牛，七家用探牛工錢及通過親戚朋友關係可以解決一部份，機關幫助三個畜力外，大都是人工安種。沒等種完，地已經乾了。直到十六日止，全村未種的地佔一半，而中貧農佔一半以上（二百八十垧只種了一百五十垧）。現在時間太緊迫了，要做到不荒熟地，必須把備荒思想迅速貫澈到羣衆中去，必須重視山地，必須組織力量，加緊突擊才行。

× × × ×

愛國自衛戰十一個月來
我軍殲敵九十一個旅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人民解放軍五月份自衛戰中，計殲滅蔣軍正規十一個半旅，連前十個月殲滅之蔣軍七十九個半旅，共計十一個月來殲滅蔣軍正規軍九十一個旅。五月份作戰殲滅之蔣軍正規軍中，包括一個師部、六個整旅、一個旅部、十一個整團、十九個整營（各地殲滅之蔣軍正規軍營以下及非正規軍人數，均未計算在內）。此十一個半旅中，計為東北民主聯軍殲滅三個整旅（師）、三個整團、七個整營，為華東人民解放軍殲滅者一個師（即整編第七十四師）、三個整旅、二個整團、四個整營，為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滅者一個旅部（即第一師一六七旅）、二個整團、四個整營，為晉察冀人民解放軍殲滅者三個整團，為晉南人民解放軍殲滅者一個整團、兩個整營，為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殲滅者兩個整營。五月份最大戰鬥為十三至十六日山東孟良崮殲滅蔣軍整編第七十四師之戰，十八日東北懷德殲滅蔣軍七十一軍之八十八、九十一兩個師（等於整編旅）之戰，二十八日收復梅河口殲滅蔣軍六十軍一八四師（同上）之戰，及陝甘寧收復蟠龍殲滅蔣軍第一師一六七旅之戰。

報社機關檢查搶耕工作
思想動員不深發揮力量不夠

（本報訊）十七日，本報初步檢查幫助駐地羣衆搶耕搶種工作。從十一日到十七日，七天中，共幫人工九十九個、畜工十個，耕翻土地一百三十餘垧，工作中存在着極大缺點：（一）缺乏嚴密的組織領導和及時深入的動員。十日普雨之前日，在機關全體人員大會上，於防旱備荒動員中，曾經強調幫助羣衆生產問題，但當下雨後，未再作及時具體動員，只是由抽調的防旱備荒幹部與本村工作團協同計劃幫助搶耕搶種，加上工作團主觀認為「羣衆不需要幫工，本村山地不算多，羣衆能種完」。沒有了解到雨後突擊中，貧苦羣衆的人畜力將發生困難，雨後第一天，全體機關僅僅抽出了八個人，兩個牲畜幫助。就地關看，並沒有最大限度的抽出人力畜力，盡量滿足羣衆需要，而且抽出的人力，使用上也不够密，有的同志不與羣衆同時作息，[illegible]時，特別常在[illegible]老百姓的時間。如沒有根據技術的需要和羣衆體力的不同及羣衆的需要，配備臨時分工，既誤時久，會發生給一家派去兩個人，人頭都不會打土圪塔，不會點籽，或派了多餘的人半途折回等現象。（二）幫工過程中一部份同志，表現應付消極冷淡的態度。如電台要抽人幫羣衆，說抽不出人來，但十二日，給羣衆只幫了二六個工，給自己出去生產的就有十多人。某同志幫助老鄉，因地遠，上午回來稍遲，另一個同志大發脾氣說：「這個老鄉真壞，看見公家人當牲口使換哩！」還有些同志相隨老鄉生產了半天或一天，沒有「答腔」，沒有說什麼話。

汾陽地武民兵響應指揮部號召
開展護麥殺敵立功競賽

（新華社呂梁廿日電）汾陽游擊隊、武工隊、民兵及廣大羣衆響應汾陽指揮部的號召，在保衛夏收中，開展護麥殺敵立功競賽。立功競賽的條件是：（一）殺敵及繳獲物資。（二）消滅「聯村」，捕捉敵探，破壞偽政權，破壞交通。（三）開展爆炸，使敵退縮。（四）執行戰場紀律，不殺俘虜，不搜腰包，不打埋伏。（五）掩護羣衆轉移。（六）開展村政權。夏收結束，即由各區進行民主討論，評功獎勵。（谷暑）

交城三區參戰隊爆炸組
逼近敵據點展開爆炸
一、八區民兵殲敵十三炸毀汽車二輛

（交城訊）三區[illegible]隊飛行爆炸組，逼近據點開展爆炸，二十六日，[illegible]走出碉堡十幾步，踏響我預埋地雷，炸死一名，傷一名。三十一日，閻軍六十六師一部[illegible]，在劉家山窯頭，地雷一響，炸傷六名，死一名（抬回去就死了）。六月一日，閻軍一九六團又出擾北峪口村，在三官閣及劉家節接連踏響地雷，二名，炸死敵軍官一名，士兵[illegible]名，繳獲[illegible]。（張不林、張厚、石林虎、周[illegible]）

（交城訊）（遲到）一、八區民兵參戰隊五月上半月殲偽十三人，炸毀汽車二輛，繳獲毛驢六頭、牛三頭、羊一百餘隻。四月二十八日，[illegible]向閻中家圪塔村[illegible]，經參戰隊副排長[illegible]五月六日，[illegible]一名，並[illegible]搶走。[illegible]現民兵們戰鬥情緒提高。（衛一屛）

地主姜興被清算後混入我軍

告假回家槍擊農會秘書

群衆逮捕後，已予鎮壓

（朔縣訊）朔縣六區反動地主姜興，是六區朱莊村的惡霸，擁有好地三百餘畝，自幼遊手好閒，兇惡成性。朔縣解放後，群衆會向其作清算鬥爭。在群衆的正義壓力下，該姜興不得不表面低頭，但存心險詐，時圖殺害群衆，遂於去年十二月混入我×團當兵，陰謀趁機實行武力報復。最近由於土地改革運動深入開展，該姜興便暗攜武器，假藉拆洗衣服之名，請假回家，途經大條梁村（距朱家莊十五里），到其表兄曹三仁家，與之合謀殺害農會秘書姜老娃。是日深夜遂悄悄回村，潛入姜老娃院內，從窗下對準屋內炕上，猛烈射擊數槍，全村群衆大受驚動。該姜興於放槍後，隨即逃遁。幸姜老娃同志並未遇難。後群衆終將該犯捕獲，押送公安局，政府接受群衆要求，於六月×日，交由群衆公審後，依法槍決。（王若川）

（編者按：姜興的表兄曹三仁，係同謀殺人犯，亦應依法逮捕，交由群衆處理。）

崞縣白九川村

劉楞楞包庇惡霸未遂

公然捆打農會幹事

（晉綏社崞門訊）（遲到）崞縣四區白九川群衆撤換了勾結惡霸毆打農會幹事的中隊長劉楞楞。劉楞楞曾任官地僞村長，訛詐四鄉群衆錢財甚多，官地解放後，該劉某混入民主政權，當了中隊長，鬥爭時，白九川群衆會將惡霸孫滿紅一畝多好地，劃給劉家貧農後，劉楞楞於四月廿三晚，召開群衆會，竟威脅群衆要把孫滿紅的地退出，群衆堅拒，他便恐嚇群衆：「誰敢不退對！」全場吵鬧紛紛，有人怨恨地說：「萬一要退，那別人的地，咱也不種了。反正是個窩囊！」農會幹事孫二伯挺身而出，揭穿劉之陰謀說：「這裏頭有鬼，明明是借老財的勾子螺！」劉楞楞老羞成怒，破口大罵孫二伯。會場群衆騷動起來，劉見勢不妙，一拍桌子，高呼散會。散會後，劉逼孫二伯在村公所睡覺，企圖打死，村幹部不同意，將孫送回家中。孫回家後，劉楞楞乃與村青記白計旺（惡霸孫滿紅的親戚）搶進孫二伯家中，連打帶捆，拉與孫滿紅家中，關門毒打，其餘村幹部及群衆聽見慘叫聲趕往搭救，碰開大門，闖進房中，見孫二伯被捆着，腰間被一「獨角牛」槍筒打下黑青傷痕一片，不能動彈，氣息困難。村長即將劉楞楞的槍解除。幹部群衆連夜把孫二伯抬上，到區上講理，要求政府懲辦，但區助理員侯貴忠竟認爲「沒麼事」，第二天藉口區公所要開會，不許白九川群衆在區公所院中老鄉家做飯，區某負責幹部亦不堅決處理。後經縣工會工作小組同志建議，始交與群衆處理。廿五日群衆在大會上與壞蛋劉楞楞展開鬥爭。齊聲高呼：「把偽老財辦事的劉楞楞撤職查辦！」政府當即接受群衆意見，並當場決定惡霸孫滿紅給受傷的農會幹事孫二伯補工養傷。（陳弘）

衛生部幫助搶種中

做一天頂半天

（本報訊）據群衆反映：軍區衛生部幫助[illegible]莊村搶種中，[illegible]很大的缺點：一個[illegible]了，到地裏做上不大一會，就回去吃午飯，[illegible]來，到下地時[illegible]了。動彈不到[illegible]關火，晚飯太[illegible]工時候，偏偏[illegible]頭。但有個同志說[illegible]，但平做後，[illegible]雖然有意見，但不好意思提出。群衆說：「人家幫助咱，已經不錯了」，也就不好意思提出「還說甚」。（記者）

搶種簡報

◇嵐縣一區馮潤行政村保子溝自然村，在一天半內，七戶貧苦農民，四犋牛，就把籽種四十畝半地，搶三家糧全部種上十畝地。還計劃多種十畝地。現在，全行政村五十幾戶缺糧的貧苦群衆，生產情緒很高，要比原計劃多墾地一百多畝地。幹部正在把五石多斗糧食來解決種籽問題，平均每戶貧苦農民（烈屬在內）翻地五十畝以上。（李存元、范殿雲）

◇臨縣落雨後，在幹部困難條件下（縣區大部幹部進行土改）抽出幹部及完小校長教員十一人，於六月十五日到各區進行搶種工作。各村學校一律停課，兒童幫助家庭生產洗瓜點豆，教員也推動當地群衆搶種。（崞）

◇崞縣五區閻家坪、神堂坪兩自然村主任、農會幹事，盡力設法給群衆從五寨等鄰近縣份採購了籽種回來。閻城子農會幹事劉秀，將自己的牛讓給僱農郭小鼠種地，並把一斗麥子拿出給群衆作了籽種，該村分隊長張照兒也將自己的牛工和一斗麥子讓給群衆，村長栗武喜把自己的八十斤麻籽也給了群衆當牛料。（杜文俊、高俊峻）

忻縣劉家莊群衆

沒收投敵地主財產

（新華社雁門二十日電）忻縣劉家莊群衆，沒收投敵地主劉迎恩全部財產。劉迎恩是該村世代惡霸。曾在敵僞統治下，保存其財產，叫他大兒劉變在忻縣公安局及區公所工作（已於去年叛變），二兒劉變元到六分區司令部當戰士，今年二月清算鬥爭時，沒給他家「帮下」生活的財產，但劉以此懷恨，即作仇上，殺其妻群衆時，並說：「拼算了，總要把我的東西，」你們的隊伍被打掉！」三月間閻僞軍侵佔奇村後，劉迎之妻便對他大兒說：「咱的時分可到了！」計劃引敵人至村捕殺幹部，未因全村防備周全未遂。劉妻又叫他二兒劉變元去當閻軍，全家六口也一齊到忻縣城投敵。充當特務，村民劉植官遭其買布，被劉參謀指稱爲農會幹部捕去，苦刑拷打四十多天，被訛走一百二十元白洋及金子一部，[illegible]農民說：「叫他們享福吧，咱回去再算賬。」引起群衆憤激異常，連夜時對地主兒建議得不夠的人也悉快沒：「地主和咱是水火不容呀！」大家一致認爲「走了和尚，走不了廟」。劉迎恩重新進行徹底清算，將其財產全部沒收，分配給六十戶貧苦農民。（增命、紀）

灰塔煤窯經理梁樹林

剝削工人欺壓群衆

（中陽訊）公私合營的灰塔煤窯經理梁樹林，任意剝削工人，拖欠工資，大大影響工人生產情緒及其家庭生活，在工人一再要求發工資之下，梁樹林誤稱由上級領來了白洋，即以每元白洋頂出票三百五十元發給工人，從中漁利數十萬元，公開違犯政府政策。工人因吃虧太大，堅要白洋，工人要本幣，梁怍就道：「一個是供給處買部隊的規定」（該窯說已轉呂梁軍區供給處），並破口大罵，說要調送工人代表至行署。梁平時即很橫暴，一次挖泥一個三歲的貧苦孩子，多担了一把炭，即被捆起，後經別人說合，罰洋十五元。[illegible]一次[illegible]五百元賬子，他即[illegible]當地農民王長俊對此事略表不平，他又領了王三斤酒、三[illegible]，引起該地群衆極大不滿，望其上級得注意並速予處理。（伊君）

部隊同志

參加土改的經驗

溪明

我們於擔任了兩個月的工夫，在文七區做土地改革工作，獲得了一些經驗教訓：

（一）要與地方同志密切配合。部隊作群衆工作，首先要與地方幹部建立密切關係，從組織上生活上工作上，都應統一在一起，不然由於作風上有些距離，往往會使工作受到影響，如在馬西的工作組，地方幹部七人，軍隊幹部十人，由於組織生活不在一起，雖然經常研究檢討工作，但總是形成兩個工作系統，有一度工作意見不一致，群衆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力量不集中，工作受了損失。後來住在一起隔閡也即隨之而解。神堂村小組因爲沒有地方幹部參加，處理具體問題上，有好些困難，常得找地方同志研究，我們走後交待工作時，麻煩困難很多。

（二）工作不要急躁應有步驟進行。軍隊同志做土改工作，因不熟悉，加上時間限制，容易發生急躁不耐心現象，和群衆情緒會有些距離，如馬西小組恐怕誤了半月限期，群衆沒發動成熟，就開了鬥爭會，加上對全村了解不全面，分配果實時，產生了偏差，對群衆教育不夠。有的人把分下的麥子馬上就糶的吃了，有些二流子竟乘機私自去和老財借米。還有人分下果實換酒吃。這些現象發生，就是因爲我們深入耐心的了解群衆情況不夠，也沒有很好發現積極份子，定好成份，然後再團結力量開鬥爭會。

（三）提高群衆覺悟，處理問題一定要通過群衆。在運動的全部過程，都要從提高群衆覺悟去發動，不然翻身的基礎仍然是不鞏固的。根據我們的經驗應該從這幾方面去注意：一、訴苦運動一定要深入，直教育到能向地主撕破面皮鬥爭爲止；二、處理問題一定要通過群衆，如算賬、討債，都應用群衆力量，不從群衆中來，不用群衆力量去鬥爭，是不容易提高群衆覺悟的。當然領導不能放棄誘導和組織工作。

除上述要點外，其他經驗如不要單純建立個人與群衆的感情，如有個別的同志，就有給老鄉認乾兒的現象，如果建立了這種感情，工作上就易有偏差，群衆也易產生認識上的錯覺，但這種現象，及時檢討是容易糾正的。領導同志要放手讓大家做工作，比方像優抗工作，楊兆同志聽到烈屬王學武家庭困難，心裏很難受，便頒的給解決，解決以後，烈屬高興，並說：「咱安心了，只要有黨在，家中餓不着」。牛家坪工作組，有一個時候領導上只讓工作同志做調查工作，吸收大家參加處理問題少，所以大家工作很不安心，後來一糾正，大情緒提高了。

交城分配果實中的錯誤

（新華社交城訊）交城縣去冬今春土地改革中，在分配土地及其他鬥爭果實問題上，產生了如下錯誤偏向：（一）四、五區有不少村莊給地主富農分了土地，而有的貧苦農民卻沒有分到土地。如四區河西莊地主張俊德被認爲地不夠，給分了二畝水地，但他卻以三十畝地，自己不勞動，僱用一個長工耕種；而貧農白煥書，卻被認爲無力生產，一家三口只有一畝多水地，卻未給分配。（二）全部照顧原佃戶：如八區客兒頭，只給原佃戶將租約寫成死契便算完事，而無家缺地僱工、放牛人及農民則放着未管。（三）本位與排外：八區羅家川土地較多，但在分配時該村幹部明知鄰村中百滑村土地困難，也未給調劑出一些去。在排外方面，四區有很多外來的手藝工人、放牛老漢都沒有給分到土地。在五區屈平村等地復員軍人也未給分到土地，說是：「外來人嘛，住不長久」。（四）在分配錢財物等鬥爭果實中，有的村莊留下一部份說是負全村的舊欠公款（實際上是將貧苦群衆應得的果實給地主富農抵償了負担）；有的留存的鬥爭果實尚未徹底分配，又留了一部份準備辦理「公共事業」用。（五）在分配方式上，普遍採用了不按人口、貧僱程度爲標準作具體計算，而是抓把把，弄坨堆，或按等級分配，因而不公平現象隨時發生。關於產生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該縣領導同志曾作了檢討：一是對土地改革的政策思想不明確，仍然以減租減息時代「私歸私」的觀點分配果實，以爲只要將地主土地分散了，就算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對土地的分配根本採取忽視態度；二是不走群衆路綫，獨斷專行，或只注意了部份幹部的意見，而對廣大貧苦群衆的意見則聽得很少。檢討後對上述錯誤分配方法，決定在土地複查中糾正。

讀者來信

（一）保存柳生莊稼

編輯同志：

據興縣高家村工作團的調查，由於去秋旱涼，風大，糧子吹在地裏，今年各村都長起不少野莊稼，其中以麥子最多。有的村子竟達一、二百垧之多。老百姓叫做生麥穀。此種莊稼因收穫量少，顆子不飽滿，不能碾米，因此，在平常年頭人們都把它翻掉或鋤掉。但據經過荒年的人說，因柳生莊稼長的早，耐旱，一垧也能打幾斗，渡荒年是好東西。目前許多地方人畜力缺乏，在大量熟地尚沒有下種的情況下，應儘量保存這種禾苗，如苗不夠稠時，可以補種，不可毀掉，並建議各區村政權下令，禁止放羊人亂踏。把它看作一種正式莊稼來負責保護。

[illegible]高子正

（二）答稽標等同志

編輯同志：

近來報載各地對郵局的意見，都是很好的，這說明我們的工作做的很差，缺點毛病很多。關於這些意見，我們誠懇接受，並設法改進。茲將本日報載稽標同志所提關於匯兌問題的意見答覆如下：

由於條件的限制，邊區郵局尚未舉辦匯兌，現在實行一種「保價信函」業務，就是代替一部份匯兌的辦法，李占勝同志寄給家中的本幣（匯票係有價證券與現款同）可按「保價信函」辦法郵寄。我們正在召開郵政局長聯席會議，各局只留下業務員同志，他們對業務還不太熟悉，拒絕郵寄匯票，又不說明辦法，是不對的。

邊區郵政管理局　六月十七日

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發言人
談戰局發展重要環節
揭露中央社無恥造謠之陰謀

（新華社東北二十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的勝利攻勢，引起了人們的驚異和贊嘆。記者頃以戰局發展的重要環節，敵我軍力對比的變化情形，就詢於民主聯軍總部發言人。他說：「撇開諱言，一年來，我們的力量是大大壯大了。如果追尋原因的話，那麼除了東北解放區翻身人民熱烈參軍擁軍、保衛田地和民主外，繼續提到的，還有杜聿明「將軍」運交給我們的大量兵員和美國裝備。」

發言人說：「在今年夏季攻勢以前，蔣杜軍整師、整團、整營（連以下未計）被我殲滅的已達十個師（被殲的地方團隊及謝文東、李華棠、姜鵬飛以下八萬餘胡匪、先從軍未計），而在夏季攻勢的頭二十天中，即又有六個多師遭到殲滅。在約被殲的約十八萬蔣杜正規軍中，有二分之一以上參加了民主聯軍的隊伍，同時帶來了足以裝備十個師的各式美械和彈藥。東北蔣軍的嚴重削弱和我軍的愈戰愈強，就使戰局起了有利於我的根本變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以收復大塊失地，迅速將蔣杜軍壓縮到幾個孤立的據點周圍，使杜聿明的巢穴瀋陽也驚惶震動了。」

發言人繼指出蔣杜堅持戰爭的罪惡，說：「雖然一批一批地將老本錢輸掉去了，但屢次都自欺欺人，把收復說成「勝利」。他們成師成團的部隊被殲了，卻厚顏無恥的吹什麼「完全殲滅了東北共軍主力」。——人們倒可以問問杜聿明：你的七十一軍前後十三個團（以下均指前後被殲及補充後又被殲之數目，以四個營為一團，連以下被殲者未計入。——編者）哪裏去了？你的新一軍五個團哪裏去了？你的五十二軍九個團，六十軍的九個團，新六軍的四個團，十三軍的六個多團，九十三軍的兩個團，六十二師的兩個團等，又都到哪裏去了？你的六十多個團長以上的幹部，包括師長李正誼、段培德、張學棠、陳明文、陳昌辟等今竟何在呢？這蔣杜豎所不顧也不敢公開道出的事實，是這些部隊已不再屬於杜聿明了，而且除了無謂犧牲者和經民主聯軍給養送回及入「解放團」學習者外，都奔赴「杜長官」所發給他們的美製槍炮，向「杜長官」開火了。」

他接着說：「最近中央社又連續無恥地捏造所謂「韓共部隊」和「某國兇手」參加民主聯軍作戰，以掩飾其慘敗。其實，」發言人笑了一笑：「如果他們把莫須有的「韓共部隊」改成「蔣杜部隊」，把「某國兇手」改為「美國訓練的兇手」，那就名符其實恰如其分了。可惜他們只有在其「絕密」的文件中，才敢透露實際的實情。」

發言人揭露蔣杜及中央社這種無恥捏造，在於慘敗之餘，向其美國主子交賬。本月十日合衆社駐北平的記者，即報導說這個以「謊言取得美國貸款」為目的的捏造，並包含着惡毒的反蘇陰謀，企圖轉移全國人民要起抗蔣的目標。

最後，發言人以堅定的口吻宣稱：「不管蔣杜及其中央社怎樣造謠，兵敗將損，民心痛恨，已使他們的敗局無法挽救了。東北解放區軍民加上新解放區的數百萬人民，將再接再厲，堅決消滅蔣杜的「二滿洲」統治。民主聯軍的力量還會繼續壯大，而蔣杜軍也必然會繼續把大量兵員和美械運送給我們，直到他們最後覆亡！」

吉林外圍我軍奏捷
斬斷吉長路殲敵千餘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日電）東北民主聯軍一部在吉林外圍殲敵千餘，攻佔樺皮廠等據點，截斷吉（林）長（春）路。十二日，民主聯軍於吉林西南之岔路河，將敵保安騎兵團一部及自衛隊消滅，斃敵七，俘敵一一三，繳長短槍一百一支、輕機槍一挺，子彈一千五百餘發。十五日，於吉林東北之馬家屯戰鬥中，斃傷敵保安司令田熙正等以下一百三十餘名，俘敵五一四名，繳長短槍三五二支、輕重機槍九挺、迫擊砲六零砲各一門、子彈三萬五千發、汽車一輛，其他物資一部。繼於十六日攻佔樺皮廠戰鬥中，擊潰敵六十軍一八二師三個連及保安團等部，斃傷十餘，俘敵保安團少校營長李鏡中、副營長劉振中等以下二百六十四名，繳長短槍二零八支，輕重機槍九挺，子彈三萬餘發。在以上各戰鬥中，民主聯軍傷亡三十餘人。

東北蔣軍垂死掙扎之際
陰謀破壞小豐滿水閘
如蔣賊膽敢施行破壞放水殺人，東北人民即將予此輩戰犯以最嚴厲處置

（新華社陝北廿日電）東北人民公敵蔣軍於瀕臨崩潰垂死掙扎之際，竟圖承襲其黃河放水之故技，陰謀破壞舉世聞名之小豐滿發電所大水閘，使肥沃之松花平原人民，遭受無窮之災殃。此項陰謀，已於美聯社十一日北平電訊中加以透露。該電訊引述政府水電工程局美籍總工程師致登之談話稱：「小豐滿水閘已陷於危險狀態，大水災或輕微地震，均能破壞此處江閘，並使共軍控制下之哈爾濱與國民黨軍控制下之吉林百餘萬人民，遭致死亡」。致登氏竟故意製造烟幕，為蔣軍之破壞陰謀作掩飾：「共軍企圖取得大水閘之控制權，結果使以水泥灌裝地之工作途行停止」。新華社記者指出致登氏此種讕辭，對美蔣合作之破壞大陰謀，實不能起絲毫掩蓋之作用。盡人皆知：我軍無論在何種軍事情況下，素對此有益人民之偉大建設工程，無不保護備至，即在去年我軍撤退時，亦完好地將豐滿電站保留，而蔣軍則於我軍今春三下江南以及此次挺進之作戰中，均曾數次開放小豐滿及[illegible]之水閘，企圖藉松花江及東遼河之洪水，阻止我軍前進。此節[illegible]揭發，並均經國民黨通訊機關中央社屢次播中自行供認。而最近隨軍記者自軍方獲得之確實可靠情報，蔣軍已將吉林城外修成大水溝，妄圖引松花江水作成水障，負隅頑抗。凡此，均係蔣軍於絕望掙扎之餘，陰謀施行瘋狂破壞之前奏。本社奉命警告：「如賣國賊蔣介石之爪牙在其美國主子之授意下，竟敢悍然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以及人民生命安全，對此一重要工業建設加以任何破壞，彼等不僅將負引起一切嚴重後果之全部責任，同時我東北人民亦即將予此輩戰爭罪犯以最嚴厲之處置。」

滬工商界檢討會指出
獨夫內戰加深蔣區危機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滬訊：滬工商界馬寅初、俞澄寰、盛丕華、孫曉村、章乃器等百餘人，於上月二十二日舉行「當前社會危機檢討會」，由胡厥文主席。會上章乃器逐條宣讀檢討大綱後，說：「我們中年人再不說話，道義的人把一切說話的責任交給青年人嗎？」某經濟學博士以具體數字，指出蔣區危機：「一九三六年通貨發行約為十四億，一九四六年物價較三六年上漲八千倍，通貨發行增至三萬五千億，增一千五百倍，物價增八千倍，物價比發行快三倍。至本年四月底止，物價已漲至三萬倍，通貨發行約為六萬五千億，增五千倍，物價比發行快六倍。由此可見，通貨愈膨脹，物價愈上漲，就愈益危險。」該博士又稱：「本年度，政府（指蔣政府）總預算原定收入七萬億，支出九萬三千億，後改為收入十七萬億，支出三十萬億，今年蔣府稅收收入約為十萬億，支出共需四十萬億，發行「美金債券」充其量不過三萬六千億，因公債一萬億以美金收付，與蔣幣無關，至目前，各界已認購一萬億，尚有二分之一未推銷數字，又不知要發行多少通貨來彌補。」與會人士一致認為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只有兩個血腥大字：「內戰」，通貨膨脹更可怕的是物資缺乏，內戰再打下去，物資也更缺乏。

渤海與太岳濟孟王垣等縣
武裝護糧保麥勝利
三百八十萬畝麥田搶收完畢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日電）太岳黃河沿岸濟（源）、孟（縣）、王（屋）、垣（曲）等縣武裝保麥鬥爭，獲得勝利，八十萬畝小麥已收回完畢，濟源新麥已全部入倉，其他各縣正緊張的打場翻曬。黃河沿岸麥收鬥爭，自上月二十日開始，東起孟縣，西迄垣曲，數百里範圍綫上，民兵聯防、武工隊、穿插游擊隊，杜八聯英雄民兵五天打退敵人三次猖狂進攻，斃傷敵二十七名，並一度渡河襲擊濟源之敵。孟縣民兵在「打回老家保護麥收麥」的口號下，八次向孟縣之敵進攻，斃俘敵四十名，收復二、三兩區大部村莊。垣曲王屋民兵聯合圍困垣曲據點內敵人，使迫東關，並三次擊退千餘敵人的搶麥進攻。統計四縣至本月十日止，四縣先後打退大股敵人進攻十餘次，斃傷俘敵一百二十六名，我無損麥損失，農民搶收熱情為前所未有，王屋全半勞力百分之八十組織起來，半月搶收十六萬畝，垣曲敵三里的一切村、謝村，一天一夜收割三千畝，杜八聯英雄村十天內「割完打完收完」兩萬畝。並於兩天內完成夏種二十五萬斤。

（新華社山東十八日電）濱海全區三百餘萬畝麥田，在武裝掩護下，一週突擊搶收完畢，各地群眾當即投入突擊夏種。本月十日，全區普降甘霖，掀起夏種熱潮。一日晨，莒臨中一區數百頭牲口翻耕麥稈。盧家、西區等村青年參加遠征隊後，婦女已成為夏種主力，全區黃豆菜已種完，莒南沙汪頭在備戰中突擊夏種，五天內完成。日照[illegible]家村三天內，黃豆、地瓜搶種完畢。臨沭東十里巷每日派人警戒沭河，兩天栽地瓜二百三十餘畝。又莒南于家朱流村各變工組，於麥收完成後，當即抓緊時機，分頭割麥和挖地窖子，部份黨討論出窖底與藏麥辦法，並在窖底及其上面，均鋪蓋半尺厚的麥穰後，用土[illegible]結實，雖兩個月不腐也不會爛。

榆次東北
我擊潰閻軍進擾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日電）（遲到）晉[illegible]兵團一部於上月二十六、七、八三日中連續於榆次東北約八十里之太安等地，擊退由榆次出擾之閻軍四十九師第三團及偽山西保安八縱隊二團等部。計斃傷俘閻軍四百八十餘名，繳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九挺、小砲十一門、步馬槍百餘支。

赤峰市
秩序恢復

（新華社冀察熱遼二十日電）記者沈約翰報導：赤峰市秩序即完全恢復，大部小販商店均已恢復營業，電燈、電話亦均修復，入晚全市大放光明。民主政府正分區救濟受難市民，久別重逢市民，紛紛湧向政府訴苦。

冀中各界人民
支援津浦前綫作戰

（新華社[illegible]）冀中各界人民熱烈支援津浦前綫作戰。[illegible]民兵、擔架隊、各地農村[illegible]小組，慰問傷員，各界政軍民各界攜帶大批餅乾、紙烟、[illegible]隨軍慰問。

竹庭民伕創優秀記錄
完成搶救轉運任務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電）竹庭九千餘人之民伕隊，於索陰等地阻擊戰中，完成搶救轉運任務，創濱海支前民伕優秀紀錄。該隊二五兩大隊，經五天長途夜行軍，在搶運傷員時，蔣軍向他們連續發砲四十餘發，飛機在上空盤旋掃射，他們沉着的把傷員隱藏好，紛紛安慰傷員：「咱們一定把同志們全抬下去。」隊員們則互相勉勵：「這才是鍊金爐，到了我們立功的時候了。」終將全部五十三個傷員，送到廿里外的某莊，全隊被記集體功一次。二大隊的兩個中隊，在青駝寺前綫，在二十餘分鐘內，迅速完成搶救轉運任務，部隊首長在慰問信中，譽為「歷來未見過的好民伕。」他們與部隊關係亦密切，二、三大隊在前綫[illegible]，與部隊召開聯歡大會，自動向傷員們[illegible]，部隊遇有困難時，他們[illegible]。[illegible]及傷員們均向民伕們致以謝意。濱海支前司令部[illegible]竹庭民伕以「立功光榮」錦旗，並號召各支前民伕們向他們看齊。

一日五捷的「英雄排」

（西韓殲滅戰中的一角）

生本

五月九日，上午七點鐘左右，北胡家堡據點（清源城西北二十里）的一窩「勾子」全部出動了——打着一色新的三八槍支，每人都掛着足足二百發子彈，掛着行襲……氣喘吁吁地到處亂竄。據說還叫做「對安治區的保民巡行」。

在過去，隨着「巡行隊」的征伐，一切」的村莊都立刻化成一片死寂，無論是坐街的婦女，鋤麥田的農民，都要藏躲一空；然後，便在這些「巡行隊」的魔爪下，留下一片沉痛的哭泣聲……。可是羣衆復仇的希望終於等到了。

「扎在羣衆的碉堡裏」

各村的消息嚴密封鎖着，「東山」部一連毛廉排戰士，隱蔽在羣衆指引的××村村堡工事裏。不一陣，戰士們都緊張地興奮起來：看着看着有一分隊模子的「勾子」「巡行隊」走來啦！「勾子」們看不到我們的一點影子，像瞎[illegible]似的兇兇前進。離村口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了，驟然間喊聲震天，一排雪亮刺刀猛撲出來！「繳槍不殺！」

「跑吧！跑……！」勾子嚇得神神都定不住，撒開腿便亂跑逃，於是一陣旋風般的捕捉便展開啦：「勾子」們將行囊、子彈袋、槍支扔下一地，比兔子跑得還急。副排長岳貴挑頭撲上去，一把抓住一個「勾子」的肩膀，猛一拉，把他甩個觔斗，那「勾子」爬下就磕頭。「快別怕！站起來，不要亂跑！」——岳貴匆匆地[illegible]着又追上前去了。在他前面，七班三個戰士追着喊着：「站住！不站住殺你……」轉眼他們已趕上了兩個扛着一挺機槍的「勾子」，繳械了。急追中，一些氣喘絕望的和一些有意做落在後面的「勾子」，都蹲下來了，有的掏出一兩張法幣和一兩匣紙烟，向追上來的戰士手裏塞着。但戰士們立刻回答他們：「快起，放下槍，東西都是你自己的。」

在一里多路的追捉中，戰士們對一些喊破喉嚨還不站住的頑固傢伙憤激異常，於是一陣急雨般的槍彈飛過去，五六個該死的「勾子」隨聲倒地！在一個「勾子」頭頭的屍身旁拐着聯絡旗，表明着一個中隊長被擊斃的記號。

村堡口，一羣羣的羣衆湧出村外，高興的連嘴也合不住。一位老先生走在戰士身旁感激的流着眼淚說：「勾子軍總鑽碉堡也不行！咱八路軍是鑽在羣衆的碉堡裏……」

智擒散敵

西北方西韓村的槍聲打響了，排長崔毛廉將十五個俘虜及大批武器交連部，便統率全排向前衝去。前面，槍鳴彈炸劇烈地嘶叫着，這嘶叫引得戰士們更興奮了！這是我軍佔領優勝的信號呀！於是他們在村外停下來，準備捕捉透散的「勾子」。

一點不錯，他們剛一察看：北面一里路外，五六個「勾子」押一村扭架，正急忙向東（北胡家堡方向）逃竄——「勾子」在透跑啊！戰士們的心頭立刻緊張起來，槍支瞄準器自然地在眼前搖曳起來。「都隱藏下去！」常排長驀然命令着，又解釋道：「那遠怎能打準」，邊說他邊悄悄抽下那面「勾子」連絡旗，站在落頂上搖動……「勾子」們猶豫了一下，果然向他們走來了，戰士們興高采烈地等待着。可是當「勾子」進至四五十米時，突然，一個便衣「勾子」吱哇哇地怪叫起來，扭頭轉腰就跑，其餘的「勾子」也慌忙地扭轉了頭：……多麼痛啊！指頭縫裏的鴨子還想溜出手心！隨着一聲「提」的命令，戰士們便離進直撲，將五個「勾子」包圍捕捉了。只有那個拚命逃跑的便衣「勾子」在「趴！」的一聲中「回了老家」。

俘虜們嘻嘻地笑了

這場捉捕戰剛告結束，常排長命向小南安開進，押解敵人的退路。半路上，他們得到羣衆的情報：小南安發現小股敵人！戰士們歡騰着：「我捉三個」，「我捉五個」，「我瞄一挺機槍！」立刻提出自己的殲敵計劃。常排長命部隊停息一刻，迅速研究了「怎樣打法」，於是繞到敵背後的村北，折向北村口挺進。

在離村堡二百米處，「勾子」向他們開腔了，他們立刻用連絡旗連絡和巧妙的答話，迷住敵人，迅速的前進，直到距村堡三四十米，「勾子」才看清真象，忙亂的扔下幾顆手榴彈，但怎當我戰士們的神勇，轉眼間，一排子手榴彈早已「轟隆」「轟隆」地飛擲過去。當「勾子」們從塵煙瀰漫中睜開眼時，雪亮的刺刀已逼住他們的胸膛，一聲命令，三十多個「勾子」沒有一點喘息的機會，繳下兩挺機槍、十幾支新三八槍，整齊地擺在村堡上。

在一大夥俘虜面前，戰士們自動向俘虜們講解放軍優待俘虜政策，副排長岳貴自我介紹着：「我是今年二月間從文水被解放過來的——」六班副黃殿齊給他補充着說：「現在他是我們排的副排長，每次打戰立功！我是四月間從二一五團（七十二師）解放過來的，你們說怕甚？在「勾子」軍回回送死，在八路軍回回打勝仗！」戰士們有勁地講下去，俘虜們嘻嘻地笑了。

向西村堡搜索的七班回來了，七班副高鵬來扛着一挺嶄新的機槍，帶着三個俘虜，邊走邊報告着：「排長！給你，機槍！」

「快進裏來吧」蹲下隱蔽的俘虜們向三個老同伴打着招呼：「就知道你們走不了的！」

英勇的夾擊戰

十二點左右，有七八十個「勾子」突然從東村堡竄進小南安村來，[illegible]

[illegible]潰突圍下。常排長掌握全排，埋伏在小南安南村堡上，在二十分鐘內，配合我追擊部隊把這股潰透之敵盡數俘虜了。至此，西韓戰鬥全告結束。常毛廉排的戰果是這樣：擊斃敵近十名，俘虜七十多名，繳輕機槍七挺，連槍三支，步槍近四十支，全排戰士無一傷亡。

副刊

毀滅三個攔路虎

砲兵連長劉榮厚

除夕拂曉，接受任務：摧毀錦野西關外的碉堡。同志們馬上緊張的做工事，推砲，瞄準，射擊。轟！碉堡上起了一團黑煙，碉堡變成死豬，一聲不響了。

一點鐘後，碉堡上的機槍又哭叫起來，好像沒有吃飽。我們不小氣，很大方的，又給它吃了六發，全部命中。碉堡垮了一半，着起火來。三個敵人潑命的跑出來做了俘虜，其餘的兩個班，和他們的副連長都火葬了。

下午，山砲要進西關，配合攻城，可是當時左右各有一個攔路虎（碉堡），瘋狂的封鎖着前進道路，好像也想嘗嘗砲彈的滋味，我們馬上答覆它的要求，先給左邊的四發，命中三發；再給右邊的兩發，全命中。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於是碉堡變爲敵人的墳墓。我們順利的進入西關，去完成第二個任務。

指戰員們筆槍齊發

——讀劉榮厚的戰鬥速寫——

吳象

砲兵連長劉榮厚同志這篇三百餘字的短作，寥寥幾筆，却簡潔，質樸而又明確地表現了我們砲兵的攻擊精神，神妙技術和作戰門中的重大作用。人民解放軍從蔣軍手裏繳獲了無數美製的重武器，戰鬥力空前無比的提高了；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砲兵，[illegible]再也無法幸免了。

劉榮厚同志的作品，一開始就把激烈戰鬥中那種緊張的氣氛，真實的傳達出來：「除夕拂曉，接受任務：摧毀錦野西關外的碉堡。同志們馬上緊張的做工事，推砲、瞄準、射擊。轟！」[illegible]

[illegible]

悼戲劇工作者郝集成同志

劉璉

我和郝集成同志在汾孝戰役剛剛結束時，在路途相遇，他那時就已經害着病，面容憔悴，川黃瘦，精神依然振奮，拄着一根木棍，仍隨軍行進。想不到竟是最後的一面，當我聽到他不幸病故的消息時，他那種爲了堅持工作，而帶病行進的剛毅姿態，和日常的一切，立刻映在我眼淚中。

他現年只有二十三歲，是冀中任邱鄚州人，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那時他才十四歲，入伍後，一直沒有離開戲劇工作，[illegible]

[illegible]

胡宗南的命運

——邊區人民的評論——

捷聞

工人說：木匠帶枷，自作自受。
農民說：老鼠拖木鍁，困難在後邊。
民兵說：拳頭上跑馬，走投無路。
戰士說：豆腐跌在灰堆裏，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
醫生說：病入膏肓，迴光返照。
商人說：沙鍋搗蒜，一錘子買賣。
和尚說：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老漢說：黃土埋到頸項上了。
婆姨說：鷄蛋碰轆軸。
娃娃說：嘻！哈叭狗落水了！